



Unusual family

非常家庭^下

【情归】

❧ 瑛子 | 作品 ❧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Unusual family

非常家庭^下

【情归】

❀ 瑛子 | 作品 ❀

北京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下部

情归

第一章

1

两年时光飞逝而去。

黄颖成为一名大学生，就读于青岛海洋大学，品学兼优。潘靖在一年前终止了车模生涯，在宝马车行卖车，名片上印着“销售顾问”。兰心在赵家的陪护工作终于结束——金美凤从轮椅上站起来了。

从走进赵家那天起，整整两年，兰心每周送金美凤去理疗中心做理疗，去中医诊所做针灸，风雨无阻，从不间断。更重要的是，她从中医那儿学来专业按摩手法，每日午后定时给金美凤做穴位按摩，两年如一日，任劳任怨。做这一切，只有两个心愿：其一，兑现自己的承诺，绝不让赵子涵为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；其二，渴望早日结束这份让亲人备受煎熬的工作，早一天走出赵家大门。

所幸天道酬勤。在轮椅上坐了两年多的金美凤，终于结束轮

椅生涯,不仅可以脱离轮椅,而且可以扔掉辅助性质的拐杖,自由地独立行走,就像死缓犯获得刑释走出牢笼。有那么一刻,她热泪盈眶。她把兰心叫到面前,面对这张姣好的面容,有生第一次向一位女人表示感恩之心。

“兰心,如果没有你的精心照料,我不敢想会有今天。”她说得诚恳,“请接受我的心意。”

金美凤赠送兰心一条貂绒披肩。这是她表达感激之情的具体方式。上好的貂绒,雪白的颜色,请了工厂的师傅精心制作的限量收藏版披肩。柔软,时尚,美轮美奂。兰心觉得自己拿薪水做分内之事,没有理由收受昂贵礼物,坚持不肯收。金美凤流着泪说:“你不收我的心意,是不想让我心里舒坦吗?非要我欠着一份情压心里吗?”

兰心收下礼物。这一刻,赵子涵和赵文秀兄妹都情不自禁泪湿眼眶。回想母亲受伤以来的艰难岁月,兄妹俩亲眼见证:亲人难以做到的事情,兰心做到了。

面对赵家人,兰心是一脸平和的微笑。转过身去,也忍不住落泪。这是高兴的泪、欣慰的泪、幸福的泪。她为自己终于挨过最艰难的岁月而高兴;为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倒下而欣慰;为自己的工作终于得到史上最难缠顾主的认可而幸福。

她相信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。

往后去,即便不会每天都风和日丽、春风化雨,但也绝不会坏到哪去了。对一个女人来讲,还有什么能够比丈夫病故、家人入牢、重债缠身更使人低落使人惶恐的人生低谷呢?那时候天天焦虑,夜夜失眠,脱发,消瘦,看不到希望,触不到阳光,一天到晚都挣扎在十八层地狱里。这世上还有比十八层地狱更悲惨的地方?

曾经经历过的那些艰难和悲苦,她相信不会再有了。这些经历也让她相信:人,潜力无穷。或者说吃苦的潜力是无穷的。人没有吃不了的苦。对于吃过的那些苦,当它们都已成为过去,当新

一天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，只消这么轻轻一晒，那些苦竟然都烟消云散了，在她身上什么痕迹都没留下。不熟悉的人，从她的脸上和微笑里，根本看不到那些苦，一丝一缕都找不到。

最后一次从赵家走出来，兰心觉得天空无比澄澈，心情无比惬意，步履也无比轻松。为庆贺嫂子终于脱离赵家“挟制”，潘靖在一家酒店订了一个单间，带了红酒，开着花两万块钱买来的二手车，把奶奶从家里接出来。黄颖也从学校赶过来，一家四口，四个姓氏的女人，再次聚在了一起。七十九岁高龄的奶奶，一向滴酒不沾，这晚竟然主动开口要酒，豪爽地喊道：“给我满上！”

“奶，你能喝吗？”兰心在奶奶耳边道，“不怕血压升高？”

“奶奶我今儿高兴，只要高兴了，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击退，血压算什么？”

吃到尽兴处，奶奶借着高兴劲，趁机给兰心介绍一个相亲对象。

兰心也三十出头，老大不小了。被这个家拖累这么些年，总不能看着她形单影只下去，大好年华瞎在这儿吧？兰心一听，就知道一定是赵春燕的“杰作”。奶奶平常就在社区里活动，除了几个老太太，根本接触不到外界的人。赵春燕天天在老年大学混，加上有老兰那个言听计从的得力帮手，他们三天两头不知从哪弄来一个对象，由奶奶逼着兰心去相亲。

有一回给介绍一个赵春燕认为年貌相当的。一见面，兰心说，我还背着一身债呢。对方说，背债怕什么？这年头，谁身上没有债，我也有一屁股贷款呢。兰心一听人家不在乎她的债务，稍感宽慰。谁知对方接着问她究竟背了多少债？她说二十万。对方问，买房贷款吗？欠银行的？兰心说，欠个人的，我名下还没有房产。对方一听，脸上的笑就有些挂不住了。

之后便没了下文。后来兰心发现，这是最佳的回绝手段。只要相亲对象是她不感冒的，看不顺眼的，就拿出身上这笔债，击

退对方的效率竟然高达百分之八九十。倒是有碰到过不怕债的，甚至愿意替她还债的，但这里面确实还没遇到过让她有感觉的。于是，相亲活动屡次失败。

“这回是个条件很好的。”奶奶说，“人家只想找个好女人，其他什么的，都不计较，人家说了，只要相中了人……”奶奶说。

“是不是年龄偏大？”

“刚过四十二，比你大一轮，不算大。”

“大一轮还不算大？”兰心反问。

“你妈给你挑的，你妈说合适，男人比女人大些，有生活经验，也会疼人。”奶奶眯起眼睛，笑了。

“东西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打折到这个程度吧？我妈怎么搞的，我不觉得自己很差呀，非得降这么厉害往外处理？”兰心嗔道，“我觉得我自己攒的生活经验足够用了，不需要借用老男人的生活经验啊。”

“坚决反对嫂子嫁给四十多岁的老男人。”黄颖举起鲜明旗帜，站在嫂子一边，“嫂子你要坚信，产品卖得不好，不是产品本身的问题，而是市场缺乏欣赏这种产品的文化。”

潘靖白黄颖一眼道：“瞧你能的，道理一把一把的，念书呢？要是把嫂子给耽误了，你负责？”

“男人有什么了不起？嫂子如果愿意，等我毕业陪她一辈子。”

“嫂子又不是同性恋，要你陪？别自作多情了。”潘靖道，“别现在说得好听，真到用你的时候，早不知道跑哪去啦！”

“你这是血口喷人，侮辱我的人品。”黄颖欲反驳。

“住口！你们俩瞎喳喳什么？”奶奶拿筷子一敲桌子，“兰心你听着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还是去看看，宁可错看一千，不可漏过一个。”

兰心笑道：“行，奶，我听你的，去看看再说，万一碰上有个有缘

的呢？”

老少两代四个女人正聊得热火朝天，兰心手机短信响了。

看看发信人号码，有些意外。是赵子涵。

“明天有时间的话，来一趟公司，谈一下协议的善后问题。”

她回复六个字：“没问题，明儿见。”

善后。她知道，她还欠着赵家二十万。

2

次日一早，兰心带着一张银行卡，来到赵子涵办公室。

办公室还是老样子。除了墙上多出几幅字画，其他陈设和几年前一模一样，只是里边的人和几年前大不同。几年前她第一次到这儿来，面对的是一张冷冰冰的脸，她称那张脸为冰雕。而眼前，赵子涵依然淡定的目光落在她脸上，哪怕只是眼神与她稍有对流，她都会觉得无比亲切和温暖。

是错觉？或许，是她的心情不一样？

“喝点什么？崂山绿？龙井？大红袍？咖啡？”

“咖啡吧。”

“需要一点时间，现磨现煮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”

咖啡煮着的时候，兰心把银行卡掏出来，起身递给赵子涵。

“这是二十万。”兰心微笑着，恳切道，“从今天开始，无债一身轻。”

“不输给犹太人，”他接过卡，拉开抽屉，往里面一丢，微微一笑说，“储蓄能力一流。”

“这要感谢你提供的平台，你功不可没。”

十多分钟后，两杯冒香气的咖啡端过来。两个人喝着咖啡，他又问她：“以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还没想好呢。”

“还会再见面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啊。”

“如果还没有具体打算的话，有个事情我想请你帮忙。”

兰心意外了，两只清澈的眼睛望着他问：“我能帮什么忙？如果你需要我去照顾另一位金女士那样的病人，我只能表示遗憾，这次恐怕要拒绝你。”

赵子涵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这世上，哪有那么多我妈那样的人呢。仅此一枚，没有重样。”

“那需要我帮什么忙？”

“你认为自己除了照料病人，就没有别的潜质吗？”

“一个人有没有潜质，有什么样的潜质，单凭个人认为是没有用的。”

“需要事实验证和别人来发现。”他微微一笑，“现在通货膨胀得厉害，钱放在银行里，每天都在遭受蚕食，这二十万元，我眼下用不着，放在银行里又很蠢。前两天遇到个事，一朋友全家移民美国，有间店要转让出来，裁缝店，缝纫师傅都是香港请来的，专门为那些穿衣考究的太太小姐们量身定做各类时装，有稳定的客源，收益也一直稳定。我想盘下来，不过自己没有时间打理，想找这么一个人，忠诚可靠，对时尚有研究，全权帮我来打理这间店。”

“你认为我是个合适的人选？”兰心已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后面的话。

“你有没有兴趣？”他望着她的眼睛问，很认真。

兰心听到自己的心脏腾腾狂跳起来。从潜意识里，她对他早已产生一种莫名依恋，不想这么快与他的关系画句号。另一个因素，开一间裁缝店，专门为爱美的女人，尤其为那些身形特殊很难买到合适时装的爱美女人，定做时装，是她多年以来的心愿。

但在此之前她从未想过，自己可以有能力拥有那样一间店。

她曾直接间接了解过，光是租个小门面，不算很繁华的地段，几十平米的，一年没有十来万租金都下不来。不知道这是不是天意。尽管自己仍然不可以做老板，但可以替老板经管这样一间店，也算距梦想靠近一步。以他的意思又是“全权打理”，不就是传说中的职业经理人？

“你考察过吗？那间店既然客源和收益一直稳定，为什么要转让？”兰心第一反应就是站在他的立场替他考虑风险因素，潜意识里他早已成了她的一位家人。

“原因很简单，店主全家办移民了。”

“二十万就够了？”

“对方要一百万，我请人做了评估，谈到八十八万，对方急着出手，做了让步。”

“交我打理，你放心？我虽然有些时尚眼光，可从来没开过店，做砸了怎么办？”

“对你考察至少已有两年半，目前来讲你是唯一让人放心的人选。”赵子涵眉宇间仍然是招牌式的淡定，“不过一间小店，就算不成功，我只当做股票选错一只股，没什么要紧，不要你任何赔偿，你别有负担。”

“有这么好的事，我要不试试，是不是挺蠢的？”兰心笑了。

“我就知道，你不会拒绝的，”赵子涵微笑着，唇边划过一缕一切尽在掌握中的得意，“你对待遇有什么要求？”

“你看着办。”兰心笑着，“你不会亏待我，对吧？”

事情敲定之后，紧锣密鼓办手续走流程，一路顺利。两周后，一间专门为特殊需求群体量体裁衣订量服装的时装店易主更名。店铺位于市南区黄金地段，上下两层，赵子涵重新起了店名：兰心时装店。这让兰心吃惊。她用她的名字为店铺定名，她没想到也想不明白。

“起名字是个麻烦事，我翻了一遍词典，没找到合适的，看这

两个字还不错，就拿过来用着吧，也容易让顾客记住，同时也激励你把这两个字做成牌子，有意见吗？”他说。

听他这语气，就像懒得动脑筋的家长，顺手给孩子起个“阿猫、狗剩”那样的小名。

“太草率了吧？”兰心说，“现在做时装的，流行洋名，这两个字，你不觉得有点土？”

“这只是你的看法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，这两个字本身含有女性的芬芳和清香，近年来真正走红国际的时尚，正是返璞归真的纯真和朴素。”

“别开玩笑啦，”兰心严肃道，“店铺的名字往往意味着产品的定位和品位，我建议还是慎重考虑一下。”

“不用考虑，就它，我说了算！”赵子涵一语定乾坤。

兰心担任店长，原先的裁剪师和缝纫师保持不变，服务员走了两个，又新招了两个。择个吉日，时装店正式开业。开业这天赵子涵并未现身，只派人送来两只花篮。兰心接了花篮，会心一笑。她了解他低调简洁的做事习惯。再说在他看来，一间小店实在没必要大张旗鼓地宣扬，而且这间店一直做的是口碑，开业只不过走一个易主过户的形式而已。

几天后赵子涵到店里来“视察”，来前没和兰心打招呼，杀兰心个措手不及。她刚刚安排好店里的事准备出门，他的车子就停在了店门前。他推开车门下了车，兰心忙打招呼：“老板来啦？”

“老板要出去？”他反问。

两人在店门口站住了。

“既然你来了我就推了吧，”兰心道，“没什么要紧的事。”

“没要紧的事，工作时间随便往外跑？”

兰心有些尴尬，但还是笑笑，说：“还是不去，老板的事情第一位。”

“到底什么事？”

“家里给介绍一个……人，让我去看看。”

“非要工作时间去？”

“我妈下周过生日，家里人想给她好好操办一下。我琢磨着给她买什么礼物，她却通知我什么也不要买。她说买什么都不稀罕，只管我要一件特殊的礼物，希望为她祝寿那天，我不是一个人回家。”

“那就去吧，终身大事呢。”他眼睛看着别处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
“既然老板发话了，那我就去吧。”兰心抬腿欲走。

“回来！”赵子涵又喝一声。

“不让去？”

“不是不让去，是不想你再做无用功。”他说，“这两年你相过多少次了？哪次成了？”

“这次，不就是试着看看吗？不行就算了，我也没抱希望。”

“没抱希望就更不用浪费心情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个，说不定会一见钟情。”

“别开玩笑。”

“没开玩笑，认真的。”

“我不相信会有一见钟情。”

“奇迹什么时候发生，上帝也说不准，接受我的建议，我担保你会有正收益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找个时间，去见一下就知道了。”

“成，你介绍的排第一位，别的先不见了。”

3

在约好的时间里，兰心来到约好的咖啡店。她手持信物——

一本书：《寻找美好人生》，视线悄悄向周围撒摸，寻找手持同样信物的适龄男子。找了一圈，却没有找到。

倒也没生气，也不无端猜疑对方故意来迟。心想或许堵车？或者车在半道上发生擦刮碰撞的小意外？找一个临窗位置，要一杯咖啡，然后保持优美的坐姿，翻开手里的书，安静地看起来。

一杯咖啡，兰心有意喝得很慢。即便这样，在杯子要见底的时候，仍然没看到有符合特征的男士到来。这时便不想继续坐下去，正打算收书离去，只见一个熟悉身影从外面匆匆进来。不是别人，正是赵子涵。兰心特意盯了一下他的手。左右两手都空空的，没有书的影子。

他来干什么？是来通知，那个介绍的对象来不了啦？心想这家伙真不靠谱。还什么一见钟情呢，一点时间概念没有，基本的礼节和尊重都没有。

赵子涵大步流星走到对面桌边，不请自坐。招手向服务员要一杯咖啡，冲兰心笑道：“早来啦？蛮准时的呀。”

兰心因保持“优雅”之姿，已坐得够累。见“对象”没来，整个人松懈下来，歪靠在软软的沙发上，脸上也不再是甜美表情，沮丧地问他：“那人呢？你不会是来代他转达歉意的吧？他不来啦？”

“不来？怎么可能，只是稍晚些。”

“第一次见面就迟到，这种人还能一见钟情？”

“还有个词叫好事多磨，他车子坏路上了，你要学会体谅。”

“这么巧，第一次见面车就坏半道？”

“无巧不成书嘛，不说车了，在他来之前，我先陪你说说话吧。”

“这我就更奇怪了，他车坏了，你来干什么？打个电话不就成了？”

“打个电话不能表示诚意呀。”

“你车没坏吧，怎么没捎他来？”

“他不能把车扔半道不管。”

“那就可以把我扔咖啡馆不管？”

“这不派我管你来了？”

一番饶舌后，兰心的不愉快烟消云散。

“那就聊吧，想聊什么？”兰心低头继续翻书，一边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你前阵子频繁去相亲，真没有相中的？”

“这话不是回答过你吗？有相中的我今天还傻坐这儿干吗？”兰心头也不抬，“相亲都为了让我妈高兴，事实上也没遇到一个顺眼的。”

“你很挑吗？”

“不挑怎么能找到满意的？”

“挑到什么程度？”

“什么程度不好界定，反正见过不少，每次一见都是歪瓜裂枣。”

赵子涵想笑，却忍住，一本正经道：“以后不要再去相亲了。”

“你说不去就不去？凭什么？”

“就凭我说不要去。”赵子涵淡定自若，“今天我给你介绍这个，以个人判断，应该可以结束你的相亲之路。”

“这个人在哪？我现在已经把他淘汰了！打电话让他别来了！这种不遵守时间的人，没兴趣。”

“如果这个人就在你面前，也没兴趣？”赵子涵望着她。

“你说什么呢？”兰心从书上抬起视线，抬头，正碰到他专注的目光。那种一看就懂的眼神，让她情不自禁又一阵莫名心跳。

“来的时候，车真的坏半道上了，刚刚送到4S店，所以迟到了。”他说得极认真，“祸不单行的是，书也落在车上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尽管对方的眼神已经很明确，兰心仍然不相信

自己的耳朵。这样一个钻石王老五，多少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梦寐以求。他怎么可能……她觉得不真实。

“我说，我介绍那个人，现在就坐你面前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还是不明白，这让我大脑缺氧。”兰心说，“能不能别拿我寻开心？我心理比较脆弱。”

赵子涵忽然隔桌伸出一只大手，把它覆盖在兰心搁在桌边的小手上，手指在她指头上轻轻掐了一下，兰心忽地一疼。

“这是事实。”他说着，收回手，若无其事地望着她。

兰心像要掐算什么，抬起手，认真地用拇指挨个掐另几只手指，用心感受痛的感觉，平静地调侃道：“这回听明白了，可又想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找我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有个人曾经说过什么？现在不怕有辱某个人的审美标准啦？”

“审美标准随着心情、经历、阅历和环境，不停地发生变化。”他也说得平静，“在这个问题上，你的眼光不能总停留在低水平，如果你能够更挑一些，就不会问为什么。”

“太突然了，”兰心认真地望着他，“雇佣关系突然要转变性质，我觉得不可思议。”

“因为你缺乏想象力。”

“我还有个疑问，在心里埋两年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当时不是要找那个叫果果的小女孩吗？怎么突然不找啦？不打算再找吗？”

“不用再费心思，已经找到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找到的？”

“你还在跟我演戏？”

兰心扑哧笑了。

似乎心有灵犀，赵子涵也笑了。

幸福来得太突然，以至于让她措手不及。好一会儿才回过神

来,她克制着一塌糊涂的幸福感,竭力平静,笑道:“赵子涵,我真服了你,装得太像了,我一直认为你不知道呢,坦白吧,什么时候发现的?”

“果果,”赵子涵身子往她跟前凑了凑,压低声音说,“难道你真的以为,你道行比我高?”

“不敢,你不光道行高,更是个好演员,我还奇怪呢,让我这个从来没有开过店的人当什么职业经理人,店名还用我的名,嗨,原来别有用心啊。”

“哎,你别往歪里想啊,我助你创业,是为了报答当年你妈妈的救命之恩,和我个人对你的想法没关系,两码事。”

“别狡辩了,到底怎么想你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。”兰心笑着,“我不追究责任,不会产生后果,不过这个事,你得容我考虑一下,我需要冷静。”

“没问题,我给你冷静的时间和空间。”他绅士十足。

从咖啡店出来,他一改绅士风度,在人行道上奔跑起来。光天化日的,不少路人都朝他看,他如入无人之境,丝毫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神。跑着跳着,他突然“哎哟”一声,倏地蹲下去,满脸痛苦表情。她吓了一跳,忙奔过去,问他是不是崴脚啦?语气里全是心疼,又蹲下身去帮他查看伤情。

他却一把抓起她的手,将她往怀里一拽,揽在臂弯里。那动作不容置疑,带着男人的霸气和温暖。她还愣着,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她这才知道上了当。多么甜蜜的上当。秋日细风吹着他的脸,他腾地站起来,也将她拉起来,眯起眼睛,冲她笑着,喊:“快跑啊,今天我陪你坐公交车,赶紧追车去!”

明媚阳光下他笑起来的样子真是迷死人。恍然间她有陶醉的感觉,又仿佛被洪流席卷,根本就没办法挣扎抵挡。他的热情奔放,压根不容她故作矜持。这份情感就像突然投放过来的核弹,直接把理性粉碎,连思考犹豫一下的力气都不再有。她仰仰

脸,去看他的脸。他却故意不看她,只仰头吹一声口哨。美妙悠扬的旋律在她耳边滑过,如同电波击过身体,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流遍全身。

路边一个卖花的小女孩抱着一捧玫瑰追过来:“大哥哥,买束玫瑰送姐姐吧!”

“要不要吃巧克力?”赵子涵歪着头,一手揽着兰心,另一手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,递给小女孩,“我用巧克力换一朵玫瑰可以吗?”

“不可以。”小女孩摇摇头。

“不喜欢吃?很好吃的。”

“喜欢吃,”小女孩眼巴巴望着巧克力,怯怯道,“可是吃了会挨骂。”

赵子涵丢开兰心,蹲下去,认真地对小女孩说:“我买你的花,然后把巧克力送给你吃,好不好?”

小女孩不相信似的望着他。

赵子涵把巧克力塞到小女孩衣服口袋里,站起来掏出钱夹,抽出两百元塞到她手里,把所有的花抱起来,塞到兰心怀里说:“送你。”

4

只有恋爱中的人,才会知道恋爱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

已经很久很久,兰心没有与男人有过这样的亲密,以至于柴米油盐的日子里她似乎已忘记这种滋味。他澎湃的力量给了她长久未有的快乐巅峰和激情享受。长时间干渴压抑的身体,终于得到甘霖灌溉般的释放和滋润,让她在一夜之间重新找回做女人的幸福与美好。

阳光从窗外洒进来,给拉着窗帘的房间涂上一抹蛋黄般的